

河埠头

□文武

在江海平原的农村，人们大都沿河而居。蜿蜒而伸的沟河旁，一个个形状各异的河埠头便成了乡村特有的风景。

河埠头，又叫水桥头、河桥头，是家家户户在河沿搭起来，方便到河边洗衣、打水、洗菜、浇灌等日常劳作而用的一种站台。河埠头大都用水泥板铺成。比如常见的一种就是，在河沿上，先是几个台阶，再往下就是一长块带有花纹的水泥板，由一个H形水泥支架支着，牢牢横在水面上。

河埠头曾经是连接人与水的载体。

童年的记忆里，在没有自来水的日子，家家的灌洗都是在河埠头上进行的。天亮的时候，父亲就会挑着水桶拾级而下，挑上清清的河水，倒进家中的水缸。母亲会端一大盆的脏衣服，搬上矮凳，坐在河埠头上，就着河水洗衣服。中午的时候，母亲会在河埠头淘米洗菜。夏夜晚饭过后，父亲



会候到暑气消退，趁着月色，拿桶提到河埠头拎起一桶桶的河水，去浇灌家中的一畦菜地。

每天饭后洗碗洗盆，也都是到河埠头上进行的。用抹布擦着河水擦几下，碗上清清爽爽的，没一点油腻，几乎不要用洗洁精。抹布在石阶上用力搓几下，再在水中漂洗一下，也变得干干净净。那时候的河水清澈见底，芦青茭白，鱼游其间。

春天来了，我们最喜欢到河埠头钓鱼、摸螺蛳。河埠头要数鳑鲏鱼和穿条鱼最多、最活跃。在河里淘米时，把淘米箩沉入水中，鳑鲏鱼、穿条鱼会争先恐后窜入箩中偷米吃，两三分钟时间后轻轻拎起淘米箩，总有几条鱼被轻松抓获。在油菜花开的季节，我们在河埠头石缝中用手抓摸土步鱼；或者用缝衣针自制鱼钩，穿上蚯蚓作为鱼饵去钓，基本上是一钩一个准。

夏季的河埠头，是孩童们欢乐的宝地。人坐在河埠头上，脚浸入凉爽的河水，任凭小鱼儿在脚下及周边绕着水花追逐、跳跃、戏耍。会游泳的孩子把河埠头当跳台，跃入水中尽情地游玩，不会游泳的小孩则双手趴在河埠头的石板上学游泳，河埠头边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有时，孩子们玩得时间久了还不肯上岸，要大人拿着长长的竹竿来追打才肯上来。一些大人干活回来，嘴里呼呼地吐着热气，一到河埠头边也会迫不及待地跃入河里，享受那河水的清凉。

秋季收获后的农闲时节，妇人们三三两两地蹲在河埠头上刷洗。她们两手不停，嘴里也没闲着，或靠近一些压低声音密语，或隔着河与对岸也在河埠头上的女人大声交流。在河埠头上聚一聚聊一聊，不但能拉近邻里间的距离，有时还能更快地

消除隔阂，和睦彼此关系。

冬天，西北风猎猎作响，水面结冰了。孩子们来到河埠头，把冰敲下来拿起来照着阳光玩，甚至直接把冰块塞到嘴里，那种冰冰凉的感觉特别爽快。三九天，河面上冰结厚实了，小伙伴们便从河埠头走向河中间的冰面，放心地走上几圈。

河埠头带着我的乡愁，也可以说是一种水乡文化，它能把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态面貌呈现出来。乡村的河埠头离现在已经很远，却仍能真切地让我感动。那是遥远的关于生命的梦痕，那是温情的一声喟叹，甚至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乡的河水不再清澈，农户家里也都通上自来水，妇人们不再去河埠头洗刷，孩子们也不再去河埠头上玩耍，河埠头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和欢笑，那一份美好也只能留在童年记忆里了。

通州高新区正场村是由原通州市正场镇在数次区划调整后形成的一个村级行政单位。正场及周边地名众多，“双池头”是其中一处。双池头有五百多年历史，现在仍是一个村名，不过村民们现在的居住地早已与原来的双池在地理位置上不搭界了。“双池头”中的“双池”系人工掘地而成的大池，占地面积近30亩，确切的地理位置在今钟秀路与石江公路交叉口偏南。原本东西两池相邻，现在只剩东边一池了，西边的那池已在筑石江公路时被填平。原先环双池而居的村民们分属正场村和双池头村两个行政村（即人民公社化时的正场公社大队十四小队、四大队一小队和二小队），双池头村的村民在新农村建设浪潮中已搬迁到两公里以南的双复小区定居，双池西北方位的一部分属正场村的村民们仍居住在原地界。如今，原先的环池古村落已不复存在，然而它的人脉气势、它在正场文明史上留下的辉煌印记却永远不会磨灭。尤其是正场及周边地区的单氏族人，对双池头这个氏族大本营更是有着永远的眷恋。

单姓在正场是丁繁户广的望族，正场三大姓之一。明洪武初年，为避水患，单珍亭携家人从宜兴县迁来正场，于是珍亭公便成为正场单姓一世祖。

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崇川镇场单氏宗谱》记载，珍亭公往来正场后，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六世祖英贡公与东山公分居立业，编茅作舍，于田间掘地成池，故曰双池”。此后单氏后代环池而居，时日延续，子孙们“瓜瓞绵绵”，居住区域更广，于是有了单河园这个更大的族居之地，而后斗转星移人丁更盛，就有以双池、正场为中心的向外扩展的区域。而双池这个中心区域经单氏族人不断建设发展，日趋繁华秀美。至清代中叶，环居双池之左右不下数百余家。其地宽宏辽远，园林接续，烟火相连，桥通曲径，屋傍清泉，开轩面圃，种竹成田，花香草翠，燕舞鸥眠……好一派田园风光。“其中耕种者有人，嗜读者有人，行商者有人，挟技者有人……安居乐业，恪守先世之成规”。

双池头单河园以及后来范围更广的单氏族人居住区可称人杰地灵。历史上单氏六世祖英贡公与其子因心公均为大学生，他们的子孙后代中太学生不少。单氏族人中士农工商能人辈出。

近代迁居正场东街的单西济世堂传人虎先生单宗德，医术水平方圆百里闻名。上世纪革命斗争中，烈士单仲次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领导学生抗日救亡，后直接指挥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0年在兵运工作中由于汉奸告密，不幸被日军抓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新中国成立前，老一代知识分子单宗肃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1949年时他正在科研上初露锋芒，但他放弃丰厚的报酬，毅然回到了祖国怀抱，后长期担任国家四机部77212工厂总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上世纪，从双池头单河园走出来的著名中医全科医生单泽人（单志德），医德仁厚、医术精湛，为地方百姓称赞，他所在的正场卫生院医疗水平闻名遐迩，当时的先锋、姜灶、金乐、金西、兴东的病人都慕名到正场卫生院找单泽人诊治。

双池头单河园及扩展到周边地区的单姓后人才俊辈出，他们有的在地方政府和机关工作，为国家发展鞠躬尽瘁；有的在文化、卫生、教育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兢兢业业、贡献卓著；有的成为商贸金融战线的领导骨干，为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们是双池头、单河园的骄傲，他们在先辈们的基础上为双池头、为单河园、为正场及周边的单姓族打造出了更为辉煌的印记。这就是双池之美、双池人之美、双池民风之美的一种表现。这样的美从古至今传承下来，也正向四周，向更大区域范围扩展着。当初祖先开掘的双池现在只留下历史遗迹，但双池的蝶变早已出现。双池人已经住进现代城镇化的民居，双池旁边大片土地上，一个个产业园区和科研单位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双池人正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建设着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好家园，为国家、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



社工之路

□曹会斌

和谐 CFP 供图

踏上社工之路的那一瞬间，我便在内心认定：脚步所至，皆是使命担当；心意所往，尽是责任与奉献。每一步前行，都在大地上印刻下无私的痕迹，承载生命的重量；每一滴挥洒的汗水，都滋养着弱势群体内心的繁花，静候盛放；每一回执着的坚守，都用青春的激情，在人间勾勒出一幅幅温情画面。

群众之事，事无巨细，皆挂心间。个人的力量纵然微弱，仿若夜空中毫不起眼的星芒，然而我深知，微光虽渺，亦可照向一隅，涓涓细流，终能汇聚成浩瀚沧海。于是，我联合社工同道，集结起一群热忱公益的志愿者，齐心协力为这场盛会添彩助力。出发前，在社工总站内，我同小演员们反复打磨节目，从台词的韵律雕琢到动作的张弛把控，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只为在登台时刻，能将最精彩的演绎呈现出来。

迈进福利中心的那扇门，仿若踏入另一个惬意融洽的家园。我陪着老人们对弈，棋盘之上，楚河汉界分明，落子之间纵横捭阖，一同品味岁月沉淀的醇厚，体悟相

伴的温情；给孤兀们讲述童话或游戏之时，欢声笑语不断，携手守护那份至纯的童真与梦幻。这般质朴的陪伴，于他们而言，不只是短暂的逸趣，更是心灵的滋补，助力他们日后勇敢地逐光成长。

一日，内心涌动着炽热渴望，盼着为福利中心的老小增添一抹绚丽色彩与更多欢乐。于是，我悉心筹备了一场“文化嘉年华”，邀来社工伙伴、召集学生志愿者，齐心协力为这场盛会添彩助力。出发前，在社工总站内，我同小演员们反复打磨节目，从台词的韵律雕琢到动作的张弛把控，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只为在登台时刻，能将最精彩的演绎呈现出来。

踏入福利中心活动室，瞅见孩子们眼中既紧张又满含期待的光芒，我心念一转，在节目间隙穿插了《丢手绢》游戏。我抛开组织者的身份，变身欢乐的伙伴，与孤兀们手挽手围成圈，嬉闹声里，拘谨与忐忑悄然褪去。他们的笑脸，恰似春日缤纷绽放的繁花，明艳且动人。那一刻，我仿佛目睹春天的华彩在他们脸庞晕染开来。

贤内助的性别

□阿紫

中国自古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所以搜索“贤内助”一词，定义都是专指妻子。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男女同工同酬，这种分工不太站得住脚了。虽然如今职场上还残存一定的性别歧视，但谁也无法否认，总体而言，我们在男女平等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我的老家是上海。人们印象中，上海女性地位高于男性，最明显的特征是厨房里掌勺的大多是男人。这点在我家得到了验证，我父亲那代人，家里全是丈夫做饭；到了我们这代，虽然移居本城，丈夫们依然牢牢把持着炒勺。大侄儿去年结婚后，终于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小两口都不会做饭，靠外卖续命。

虽然包办了厨房事务，其实不代表思想上摒弃了“男必须主外”。当年我二哥、二嫂下岗后二哥凭借技术，很快再就业，月薪在当时属于中上水准。二嫂在家赋闲了

几个月，虽然家里经济状况因此拮据，但还算风平浪静。后来有个熟人看中了二嫂制作被套的手艺，打算请她去帮忙。原本是件好事，岂料二哥跑去将人家大骂了一通，搅黄了这份好工作。那位熟人对此难以理解，我心里很明白，那人给二嫂开出的每月工资几乎高出二哥一倍，二哥是担心“女强男弱”。然而十年前，他们还是离婚了，虽然二哥那次搅局不一定是主要原因。

近几年，妻子职务步步攀升，收入也大幅提高。我很快体验到了“女强男弱”带来的心理压力，不过我没有像二哥那样。这两年我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还帮妻子完成了一部分文字工作，助力她继续高升。我们的婚姻因此更为稳固，没有因为收入“倒挂”发生危机。

我有两位好友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他们都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活，并没有因此郁闷，因为他们都明白家庭是一个团队，只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歌声婉转，拉丁舞热情似火、朗诵激昂高亢、小品诙谐幽默，一个个精彩节目接连登台。我也亮出“魔术绝活儿”，赢来阵阵惊呼与掌声。表演结束，我操起扫帚，为庭院清扫积尘；拿起剪刀，帮老人修剪指甲；和孤兀们齐声欢唱，悠扬的歌声萦绕在福利中心的每一寸空间。在助人的进程中，我收获了盈满心间的愉悦与满足，所学得以施展，经验逐步累积，深切领悟到助人亦是自助。

外界也会传来质疑之声，我的信念却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只要胸怀着滚烫热忱、关心入微，不背离“助人自助”的社工初心，总能稳步前行。

在这片爱意盈溢的天地，我以善念为种，倾心耕耘，静候帮扶之花吐蕊的那日，让馥郁的清香弥漫整个园区，温暖每一颗期待关怀的心灵。

回首走过的旅程，我深知，社工之路漫长且崎岖，可只要心间有爱、步履坚实，便能绘就满园春光的图卷。

要有利于整体业绩提高，其他不必计较。

前阵子有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在校本科生、硕士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大数据表明，相当多的家庭已经或将要出现“女强男弱”的现象。如果我们抱残守缺，非得坚持“女主内”，婚姻难免出现震荡。

就在30年前，许多地方男人长期下厨房还被视为很丢脸的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中谁下厨已经没人当回事了。“男主内”在技术层面已经没有太大问题，需要转变的只是观念。一个家庭，如果丈夫外出工作和社会交往能力强，当然可以主外；假如妻子这方面更擅长一些，或者正好站到了职场“风口”上，男方配合让妻子更上一层楼，便是最佳选择。相信假以时日，“贤内助”这个词会被重新定义。告别了体力劳动为主的年代，“男女都一样”不再是句口号，“贤内助”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双池印记

□单思洪

通州高新区正场村是由原通州市正场镇在数次区划调整后形成的一个村级行政单位。正场及周边地名众多，“双池头”是其中一处。

双池头有五百多年历史，现在仍是一个村名，不过村民们现在的居住地早已与原来的双池在地理位置上不搭界了。“双池头”中的“双池”系人工掘地而成的大池，占地面积近30亩，确切的地理位置在今钟秀路与石江公路交叉口偏南。原本东西两池相邻，现在只剩东边一池了，西边的那池已在筑石江公路时被填平。原先环双池而居的村民们分属正场村和双池头村两个行政村（即人民公社化时的正场公社大队十四小队、四大队一小队和二小队），双池头村的村民在新农村建设浪潮中已搬迁到两公里以南的双复小区定居，双池西北方位的一部分属正场村的村民们仍居住在原地界。如今，原先的环池古村落已不复存在，然而它的人脉气势、它在正场文明史上留下的辉煌印记却永远不会磨灭。尤其是正场及周边地区的单氏族人，对双池头这个氏族大本营更是有着永远的眷恋。

单姓在正场是丁繁户广的望族，正场三大姓之一。明洪武初年，为避水患，单珍亭携家人从宜兴县迁来正场，于是珍亭公便成为正场单姓一世祖。

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崇川镇场单氏宗谱》记载，珍亭公往来正场后，子孙繁衍，人丁兴旺，“六世祖英贡公与东山公分居立业，编茅作舍，于田间掘地成池，故曰双池”。此后单氏后代环池而居，时日延续，子孙们“瓜瓞绵绵”，居住区域更广，于是有了单河园这个更大的族居之地，而后斗转星移人丁更盛，就有以双池、正场为中心的向外扩展的区域。而双池这个中心区域经单氏族人不断建设发展，日趋繁华秀美。至清代中叶，环居双池之左右不下数百余家。其地宽宏辽远，园林接续，烟火相连，桥通曲径，屋傍清泉，开轩面圃，种竹成田，花香草翠，燕舞鸥眠……好一派田园风光。“其中耕种者有人，嗜读者有人，行商者有人，挟技者有人……安居乐业，恪守先世之成规”。

双池头单河园以及后来范围更广的单氏族人居住区可称人杰地灵。历史上单氏六世祖英贡公与其子因心公均为大学生，他们的子孙后代中太学生不少。单氏族人中士农工商能人辈出。

近代迁居正场东街的单西济世堂传人虎先生单宗德，医术水平方圆百里闻名。上世纪革命斗争中，烈士单仲次利用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领导学生抗日救亡，后直接指挥一百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给日寇以沉重打击，1940年在兵运工作中由于汉奸告密，不幸被日军抓捕，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新中国成立前，老一代知识分子单宗肃在美国获得了博士学位。1949年时他正在科研上初露锋芒，但他放弃丰厚的报酬，毅然回到了祖国怀抱，后长期担任国家四机部77212工厂总工程师，从事尖端科学研究，为国家作出了卓越贡献。

上世纪，从双池头单河园走出来的著名中医全科医生单泽人（单志德），医德仁厚、医术精湛，为地方百姓称赞，他所在的正场卫生院医疗水平闻名遐迩，当时的先锋、姜灶、金乐、金西、兴东的病人都慕名到正场卫生院找单泽人诊治。

被人理解是一种幸福

□孙秀启

什么是幸福呢？收获是一种幸福，付出也是一种幸福；功成名就是幸福，淡泊宁静也是幸福；物质条件上的满足是幸福，精神上的慰藉也是幸福……幸福有时是一种拥有，有时是一种牵挂，有时是一种感动。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体验不同。我现在觉得，被人理解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不被人理解，被人误解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幸福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我的新同桌张芳上周还向我诉说她妈妈常偷看她写的日记，这让她很苦恼。“我知道妈妈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我好，可是也要顾及我的感受啊！”她伤心地说。看着她当时的糟糕心情，我很庆幸自己的父母尊重我，理解我、善解人意。对比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被人理解真是一种幸福。

其实在上初中之前，我与同桌的境遇差不多，那时的我也很郁闷，埋怨父母为什么不尊重和理解自己。进入初中后，父母或许意识到女儿长大了，该有属于自己的秘密了，或许是得到了某位“高人”指点，已经不再偷看我的日记了。有时我忘把日记收起来就那么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妈妈也不会偷看一眼，相反，她会说：“都这么大了，东西还随处可见，真没有好习惯。”现在想来，被人理解是多么幸福。可张芳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密谋一番后，准备双管齐下：一是建议她写两种日记，一种是成长情感方面的日记，一定保护收藏好；一种是写老师布置的作业型日记，就放在明处随便查看好了。二是我让我妈妈找时间跟她父母交流一下，相信很快会有效果的。

当然，理解应是相互的。比如我渐渐理解了妈妈的爱唠叨，妈妈体验到了被理解的幸福。印象中我的妈妈非常爱唠叨，几乎所有的事都要唠叨一番才肯罢休，让我烦心透了。早晨还没起床，广播就开始了。“今天天气有些冷，你要穿得厚一些！”“别磨蹭，赶快刷牙啊……”“查看一下没落下什么书本吧……”吵得我心烦意乱，就对妈妈大喊道：“别唠叨了，耳朵疼！”我背上书包，赶紧跑离家门快速下楼骑车上学了。

中午在家吃饭，耳根子也休想清静，“先喝几口汤再吃菜，这样对肠胃好。”“怎么不吃青菜，青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对长身体有好处，要多吃点。”“刚吃完饭不能接着睡觉，可读点书……”她越唠叨，我越爱跟她对着干，以致家里冷冰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现在我越来越理解妈妈对我的唠叨了，我再也不厌烦妈妈的唠叨声了，因为我知道这唠叨声里蕴含着妈妈对我浓烈的爱。

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体验不同。在我看来，被人理解，的确是一种幸福。